



拾得：台語思索幾多事

林柏維

通識中心社會科學組專任教師

倚窗讀史，零落的歷史名詞如陽光般輕灑而入，這些字詞如此熟悉，卻又古怪得很，翻閱辭書以求索，猶然疑惑，靈光閃過：古語讀古籍，如何？

思慮所及，快筆留之，以為札記，推而論之，莠草未除，或能引君莞爾一笑！

在台灣，以前我們稱呼計程車為「貸切仔」，何以如此？源自日治時期汽車出租行業的興起，「貸切（かしきり）バス」（kashikiri bus）即是後來的タクシー（taxi），台灣人把バス省略掉，將日文的漢字直接用台語唸成Tai-Chhiät，當然，就如「屎糞仔寮」是便所、廁所一般，現在已經很少人使用這個字彙了。

科技的發達，讓我們使用DVD就能觀賞高畫質影片，然而在選擇字幕時，也會出現找不到「中文」選項的時候，隨意點一個「Mandarin」吧！中文出現了，為什麼英語世界會使用這個自「滿大人」翻譯而成的名詞？可知Mandarin與Chinese有著諸多共通的詞性？中華航空的子公司華信航空的英文名稱也使用這個字：Mandarin Airlines（不能用中華，就用滿清，這不也很「歷史矛盾」嗎？）這一歷史問題自然要回溯到中西交通史上，葡西荷英等國接續東來，中國官方拒人於千里之外，「紅毛夷（番）」只得與海上的福建、日本、廣東商人（也是海盜啦）進行貿易，溝通的過程，使他們認為閩南語就是中國話（清末時則為廣東話），而出面干涉、阻擋貿易的官員們，使用的語言是官話（北京話），因此清末時西方人就順其自然的隨華商稱之為滿大人語，簡而稱之：滿大人（Mandarin），至於明末，由於官員不解南方語言，商人矇騙他們：在海上從事貿易（講閩南語）的華商與倭人是海盜，日語台語分不清下，九成的海盜華人全成為歷史上的倭寇！

商盜集團的首領鄭成功威震中國海，荷蘭人稱他為Kocksinja（Kok-si?-ia），就是台語音的國姓爺，至於鄭成功之前的海上巨人顏思齊，荷蘭人稱他為（中國甲必丹），什麼意思呢？荷語是：Kapitein China，甲必丹正是Captain的台語漢譯，相對的，四百年來，廈門（Hsiamen）被寫為Amoy，廣東（Guangdong）被寫為Cantão（英文Canton），就是台語Ē-mūi荷譯、Kñg-Tang葡（英）譯的結果，香港的譯音Hong Kong也是同樣的道理。

三月十日，是圖博人抗暴五十周年，我們還是習慣稱圖博為西藏，他們則自稱為Bod（博），滿、蒙語將「博」譯為「tübat」（圖波特），英譯為Tibet，當然，我們也都知道唐帝國時，西藏被稱為「吐藩（Tübō）」，何以不能念作Tüfān呢？台語屬古代漢語，發音為Thò-phoà，如此，只有北京語發音的西藏最離譜了。



新知新得 新知新得 新知新得 新知新得 新知新得 新知新得 新知新得 新知新得

與圖博相鄰的古代民族突厥，英譯為 Turkic，這一民族分布的範圍相當大，西起土耳其（Türkiye），東到新疆，北含俄羅斯東半部，至今，維吾爾族人仍認為他們是東突厥斯坦（維吾爾語 Sherqiy Türkistan，英語 East Turkestan）或東土耳其斯坦（East Turkistan），顯然，「突厥」的讀音近似土耳其，怪就怪在中文讀音差太多了，再以台語來讀，發音為 Tút-Khoat 或 Tút-Keh，如此，漢字翻譯就所差無幾了。

古語讀古籍，翻開史記，百二十六〈滑稽列傳〉，滑稽為何義？唐司馬貞的《史記索隱》註解為：「滑，亂也；稽，同也；言辨捷之人言非若是，說是若非，言能亂異同也。」以讀音來看，古音為ㄍㄨㄛˊㄑㄩˊ，是台灣諺語分類裡「稽滑話」（歇後語）的台語正字，如果我們將這兩字讀成台語俗字的「古錐」（幽默），是不是也能恰得其所呢？

信手拈來，多有牽拖，發想或許有物，誤也不少！